

唱歌的人

坐在了星星中间

——悼刘欢,也说健康

□凌晓军



人间再无刘欢。

2026年9月25日上午,上海,他走了,享年63岁。一位时代的声音就此定格。他以尚算不老之躯,不再为尚存人间的我们唱歌了——从此天上多了一颗亮晶晶的星,而我们身边,走丢了一位杰出的歌唱家。

他把热闹留给了舞台,把安静留给了自己。这是一位歌者最后的谢幕:不等掌声响起,便悄然退了场。

消息传来,我从书架上抽出散文集《茴香》,寻出15年前写的那篇《“爱”上刘欢》,在灯下重读。纸页还是当年的纸页,歌者已经远行。字迹未改,读的人却红了眼眶。

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《弯弯的月亮》《千万次地问》《心中的太阳》《情愿》《好汉歌》《我和你》……这些歌曾回荡在大街小巷,我们这代人谁不会唱他三五首歌。他的歌,温柔起来温柔到骨髓,豪迈起来飞奔至云霄。喜欢他身上的书卷气——他是大学里讲授《西方音乐史》的教授,温文尔雅,出口成章;也爱他身上的江湖气——一曲《好汉歌》,唱得满街满巷豪气干云。大河向东流,天上的星星参北斗。世上再无刘欢,想到此,心里一阵恍惚。

恍惚之余,另有一种更私人的疼惜。刘欢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,我的同龄人。我们同年出生,同年考入大学,同年退休,成长于同一段时空,怀揣过相似的理想。我一直以为,他还会唱很多年,我也还会听很多年,我们会一起慢慢变老。他的过早离去,让我唏嘘不已。同龄人先走了,像是替我们探了一次路——路的尽头,原来并不遥远。



刘欢年轻时与妻子卢璐的合影。(资料图片)

15年前那篇文章里,我既写过他的成名,也写过他的爱情。那爱情比他的歌更像传奇:1988年,湖南卫视办元旦晚会,湖南台当家主持人兼副导演卢璐千里迢迢赴京请他。相识9天后,他开口求婚;一个月不到,两人登了记。这段被外界称作“闪婚”的婚姻,一守就是30多年。

30多年啊。娱乐圈风起云涌,多少聚光灯下起高楼、楼塌了,而他身边,始终是那个当年千里来寻他的女子。刘欢在《鲁豫有约》里说过:“如果不认识卢璐,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结婚。”他做到了。一个靠谱的男人,一生只爱一个人。他的情歌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,唱的人自己心里住着:懂得、珍惜、不弃。

人们还记住了红色转椅上的刘欢。那年我曾写过《刘欢手持三张牌 打响中国好声音》。镜头里他坐下去稳稳当当,一张口则技惊四座。谁都没看出,那是一副被病痛反复打磨过的身板。

更早些时候,2008年鸟

巢之夜,他穿着最普通的黑T恤,与莎拉·布莱曼唱响《我和你》,把中国人的体面与温柔唱给了全世界。

唱歌之外,他教了30年书,堂堂爆满;他自掏腰包设“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”,每年一百万元,扶一个默默写歌、有希望的年轻人。唱歌、教书、做节目、设基金,方向始终一致:把音乐往下传。

可往下传音乐的人,自己的身体先断了电。

他的病,其实早就埋下了。2004年首都体育馆个人演唱会,右腿落下旧伤,他没当回事,疼痛时好时坏,一拖数年,后来确诊为右腿股骨头缺血性坏死——人称“不死癌症”。那年他44岁,正是最好的时候。又拖了几几年,手术做了,人又回到舞台。2018年,他心脏装了支架。这些年他一次次带病登台,坚持真唱,说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的,不是看对口型的。2026年元旦,他在户外的寒风里唱《我欲成仙》。谁能想到,那竟是绝唱——“我欲成仙,快乐齐天”,9个月后,他真的乘风去了。

健康这件事,别等身体彻底垮了才重视。他的一生,于音乐是一部教科书,于健康是一剂清醒剂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警示:

小毛病别硬扛。当年他腿疼没当回事,2004年那场旧伤,一拖几年。骨头是坏起来不吭声的组织,等疼得难忍时,往往已经晚了。早干预,结局可能完全不同。

慢病别拖拉。股骨头坏死虽不致命,但长期疼痛、行动受限、活动减少等,会加重身体的整体负担。人是一个系统,不是单个零件坏了那么简单——腿上的病,最后牵动的可能是心。这不是危言耸听,是最朴素的生理常识。

自我别透支太大。他早年工作强度极大,一场接一场地唱,一日接一日地熬,身体早已埋下隐患。才华和热爱,都得靠身体这个底座撑着。底座塌了,再高的楼也是空中楼阁。

63岁,搁在今天实在算不上老。这个年纪的人,刚领上退休金不久,正准备把亏欠自己的旅程一段段补上,刘欢却令人心痛地停在了这里。提醒每一个“年轻的老人”:往后余生,健康不是生活的一项,而是生活本身。别再把体检单塞进抽屉,别把胸闷当成累,别把血压计当成摆设。我们这一代人,年轻时拼事业,如今该拼健康了——这一仗,才是真正漫长的持久战。

“爱”上刘欢,是15年前的事。今夜再听《弯弯的月亮》,月亮还是那弯月亮,唱歌的人已经坐在了星星中间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,地上的我们,健康攥在自己手。

刘欢,我的同龄人,一路走好。你的歌我们接着听,你的路我们慢慢走——稳稳地、健健康康地走。

